

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样张

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院系	历史学院
专业	历史学	姓名	朱超
年级	2020 级	任课教师	张晓东
课程名称	陀思妥耶夫斯基导读		
论文题目	“到美国去”——试析《罪与罚》中的自杀		

一、参赛范围

2023 年春季学期至 2023 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课程论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 (一) 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材料；
- (二) 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 (三) 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想象力、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理的解释和阐发。推荐进行跨学科的写作。
- (四) 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作。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如有引文，须注明出处。文章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交电子版。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格式参加附件 2。

“到美国去”

——试析《罪与罚》中的自杀

摘要：《罪与罚》中斯维里加洛夫的自杀，是由于其个人的无信仰、无意义感和精神虚无；将自杀称作“到美国去”，反映出自杀在陀氏思想中与自首和赎罪对立，代表着一种彻底的逃避和堕落。陀氏发展了基督教的反对自杀的传统信条，认为人应当有直面生活的勇气，生活本身高于其意义和对其的认识，这也是《罪与罚》和陀氏思想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自杀

在整部《罪与罚》中，斯维里加洛夫无疑是一个殊为复杂和深刻的人物：斯维里加洛夫在某种程度上是拉斯柯尼科夫的镜像——映射出其内心最为阴暗、龌龊的一面，同时又是小说中一个或多或少具有今日“现代人”特征的形象。在陀氏对于斯维里加洛夫令人费解的描写中，最令人费解的或许当是其结局——自杀。自杀对于陀氏笔下人物来说并非个例：在《罪与罚》之后，诸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加科夫、《群魔》中的基里洛夫、《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荒唐人，都最终自杀或曾试图自杀；而斯维里加洛夫用以比喻自杀的“到美国去”，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通过探讨斯维里加洛夫自杀的原因及陀氏对自杀的态度，我们或可窥见陀氏世界观、人生观的一角及其思想与存在主义等现代思想流派间的理论联系，进而发掘《罪与罚》这部百年前的伟大作品对于当代人的现实意义。

一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开篇提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①”毫无疑问，《罪与罚》中斯维里加洛夫的自杀类似于加缪讨论的自杀，而非古代式的或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杀。古代的许多自杀出于被迫，或是某种道德观念的强力约束^②；社会学则多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③”，《罪与罚》中的自杀显然不属于以上之列：斯维里加洛夫衣食无忧，贪图享乐且沉溺其中，且并未面临拉斯柯尼科夫式的极端处境。因此，斯维里加洛夫的自杀并非因为在现实中无路可走，而纯粹是他自己的选择，纯粹是他“个人思想”的产物，从这一点来看，斯维里加洛夫的自杀

① 加缪：《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7页。

② 以中国历史为例：春秋时期晋楚城濮之战楚军战败，楚成王将杀楚将子玉，结果子玉未及回国而自杀，这是被迫性质的自杀；晋献公宠妾骊姬诬陷太子申生，申生认为若辩白则导致父上不满，属于不孝，若戴罪出奔则不被他国接纳，因而自杀，这是出于道德准则的自杀。

③ 此处和下文“个人思想”均借加缪语，参见《西西弗神话》，第8页。

无疑属于加缪所分析的个人化的、哲学意义上的自杀，鲜明地反映出《罪与罚》思想主题的现代特征。

斯维里加洛夫为何自杀？答案或可归结为彻底的无信仰、无意义和精神空虚。这样的答案从他与拉斯柯尼科夫的对谈中不难看出。斯维里加洛夫热爱庸俗、淫荡，以至沉迷其中乐此不疲，他说：

“所以，既然就我们的习惯，庸俗这件衣裳穿得十分舒适，那为什么不做个庸俗的人呢……特别是如果有人天生喜欢这样做的话？”^①

“为什么我要克制自己呢？既然我喜欢女人，那么为什么我要抛弃女人呢？起码可以消磨一下时间嘛。”^②

“怎么啦？那是一定的，每个人都为自己设想，最善于欺骗自己的人，生活过得最快乐。哈哈！不过为什么您要一个劲地往德行上钻呢？老弟，饶恕我吧，我是个有罪的人啊！嘿嘿嘿！”^③

然而，斯维里加洛夫的这种无耻并不同于小说中的另一个反面人物彼得·彼德罗维奇·卢仁——后者的恶行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之上，卢仁充分信仰利己主义的信条，并且在行动中不折不扣地加以奉行。卢仁是一个世俗的市侩而非一个虚无主义者；而斯维里加洛夫的淫欲则建立在他对于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上，他对虚无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论证莫过于“蜘蛛的浴室”的比喻：

“我们一向认为永恒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观念，是一种广阔无边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它一定是广阔无边的呢？万一与这一切相反，您瞧，那儿只是一间小屋子，像我们乡下的浴室一样大，又黑又脏，每个墙角都有蜘蛛，而这就是全部永恒。您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永恒就是这样。”^④

斯维里加洛夫不相信上帝和天堂，也不相信绝对的道德，因而他提出这样一种对于来世彻底的悲观态度。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所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被允许”，既然不存在至高的道德，来世和复活亦是虚幻，那么对于生活的各种意义解释，诸如利他主义、创造性活动、自我实现也就一并失效，人要维持精神的存续，唯有求助于最低端的、动物式的欲望满足，斯维里加洛夫无节制地沉迷于女色无疑是出于淫欲，但同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无路可走”：当道德原则不复存在，单纯感官满足的享乐主义就成为人生的唯一选择，斯维里加洛夫正是这样认为：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朱海观、王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51页。

② 《罪与罚》，第583页。

③ 《罪与罚》，第596页。

④ 《罪与罚》，第358页。

“我同意这是一种病，像一切没有节制的事情一样——干这种事必然会失去节制——不过，第一，一个人会这样，另一个人会这样；其次，当然，干什么都应该有节制，有算计，虽然这是下流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没有这种事可干，说不定就只好自杀了。”^①

从斯维里加洛夫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犯罪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到他的空虚一面。与其说斯维里加洛夫作为拉斯柯尼科夫邪恶面的映射而“欣赏”后者的杀人，不如说前者将后者的杀人当作戏看。斯维里加洛夫自己就曾对拉斯柯尼科夫说：“我不过把您当作一个有趣的观察对象罢了。我很喜欢您处境的荒唐。——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②，除了将拉斯柯尼科夫的秘密当作要挟杜尼娅的手段之外，斯维里加洛夫对于杀人并没有道德上的感觉，他愿意出钱帮拉斯柯尼科夫逃亡，也更多是出于看热闹的态度，因为他既然毫无信仰，自然对于一切也就是“无所谓”的。

虽然，这种“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并不带来绝对的自由，而是带来无尽的痛苦。因为人乃是一种追求解释和意义的动物，“一切都无所谓”比质疑一切高尚还要更彻底地无意义^③，而彻底的无意义终将带来毁灭，《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荒唐人也正是因为认为“世界是真的存在还是空无一物，对我全无所谓^④”而选择自杀。杜尼娅成为斯维里加洛夫追求救赎和超越的最后尝试，虽然他对杜尼娅的追求，如拉斯柯尼科夫评价的那样，也不过是出于淫欲和堕落的享受罢了，但应当承认，斯维里加洛夫多少从杜尼娅身上看到了，并且希望从杜尼娅身上得到某种超越他纯粹感官享受的人生意义：

“唉，真见鬼，也许她能用什么办法把我变成一个新人吧……”^⑤

在拉斯柯尼科夫自首的前一晚，斯维里加洛夫以杀人案为要挟对杜尼娅欲行不轨，杜尼娅举起手枪想杀死斯维里加洛夫，但最后又放下了枪。杜尼娅对斯维里加洛夫“永远不爱”的极度厌恶，成为了压垮斯维里加洛夫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晚上“走遍了各种低级娱乐场所和小饭馆^⑥”，而关于小女孩的梦，可以视作他的道德虚无在潜意识中的反映，这种极度的虚无和痛苦让他不堪忍受，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看

① 《罪与罚》，第 583 页。

② 《罪与罚》，第 581 页。

③ 萨尔瓦多·马蒂认为，虚无主义怀疑其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活动，其行为精力来自于绝望和破坏；而无所谓既不强迫性寻求意义，也不抨击他人的意义，是最极端程度的缺乏目的。斯维里加洛夫的形象体现了心理学对虚无主义和“无所谓”的看法，参见【美】欧文·D·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黄峥、张怡玲、沈冬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477-478 页。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文颖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564 页。

⑤ 《罪与罚》，第 626 页。

⑥ 《罪与罚》，第 618 页。

起来矛盾的是，斯维里加洛夫在临死前做出了接济索尼娅等不少善行，这或许可以说明他仍然保存着道德良知，可见他虽然极端堕落，却仍在某种意义上追求信仰和意义。正如拉斯柯尼科夫在整部小说中都为良知所折磨一样，或许陀氏由此证明了即使人可以在理性层面否认一切道德准则，却永远无法在内心深处摆脱良心的折磨，这也是人不可能接受彻底无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斯维里加洛夫可以说是一个彻底个人式的自杀者：现代人的焦虑与空虚背后或多或少有着人生不得志的现实因素，而斯维里加洛夫的物质生活完全足以满足个人需要，但他却单纯由于个人的思想认识而选择了自我终结。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讨论了荒谬与自杀的关系：斯维里加洛夫正是由于“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①”而选择了自杀。但不同于加缪用日常生活的浑浑噩噩来作为荒谬的“显象”，斯维里加洛夫则是通过极度的淫欲与放荡，通过不加限制、为所欲为的自由，揭示了荒谬和虚无的内涵。游戏人生者固然不少，但很少有像斯维里加洛夫这样将放荡上升为原则，深化为一种人生彻底无意义的哲学思想。斯维里加洛夫将放荡推向了极致，并选择彻底投入深渊，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卡拉马佐夫所说：“人人都责骂放荡，可人人都过着放荡的生活，只是人人都偷偷摸摸，而我完全公开。^②”

二

颇为有趣的一点是，《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将自杀称为“到美国去”；而拉斯柯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也曾想过“到美国去”。反复见于作品中的“到美国去”究竟意义何在，便成为理解《罪与罚》和陀氏笔下自杀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显然，“到美国去”首先意味着堕落：这不仅因为彼时的新大陆是各色移民鱼龙混杂的犯罪温床，还由于美国的立国理念——抛弃了旧大陆传统的，新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全然与陀氏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不相容，陀氏在《地下室手记》中就曾将内战中的美国戏称为“一个永恒的联邦^③”，作为地下室人批判“水晶宫”和“合理的利己主义”的例证。在陀氏笔下，“到美国去”便是背弃了基督的爱人传统，走向利己主义而自甘堕落；同时也是背离了俄罗斯的广阔土地、文化与人民。“到美国去”就等于背叛上帝与祖国俄罗斯。

但“到美国去”之堕落，并不表现为主动的作恶，而表现为被动的逃避。这一点在拉斯柯尼科夫和德米特里身上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拉斯柯尼科夫早在见到斯维

① 《西西弗神话》，第9页。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第411页。

里加洛夫之前，就想过“逃得远远的”、“到美国去”^①。德米特里的话，则更是充分揭示了“到美国去”的性质：

“我恨那个美国，现在就恨！即使他们个个都是摆弄机器的好手，有天大的本领，——我才不稀罕呢，他们跟我不是一股道上的人，不是一个心眼！我爱俄国，阿列克塞，爱俄国的上帝，尽管我是个混蛋！我到那里去会憋死的！”^②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斯维里加洛夫为何用“到美国去”来比喻自杀：因为自杀正是逃避的终极手段，是最为极端、最为彻底的逃避——通过彻底放弃生活以逃避生活，通过放弃选择的权利以逃避人生的责任。自杀是最彻底的“到美国去”，因为它并不是用选择另一种可能性来避免某种可能性，而是通过消灭一切可能性来避免某种可能性，也难怪波尔费利认为拉斯柯尼科夫若自杀则是“用一种异想天开的手段来结束这桩案件^③”。《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斯麦尔加科夫的自杀，其结果是逃避了实际的刑事罪责；而斯维里加洛夫的自杀，则是逃避了其淫欲、堕落以及对生活应当承担的责任。斯维里加洛夫无力实现任何超越了感官刺激的人生意义，因此他选择放弃追求，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斯维里加洛夫和斯麦尔加科夫最终实现了“到美国去”，那么拉斯柯尼科夫和德米特里则最终走向了“到美国去”的反面。德米特里没有杀死老卡拉马佐夫，他不反对逃跑，但却下定决心不再逃避自己在良心上犯下的真正的罪：

“可是我要谴责我自己！……我得逃跑，即使你不说，这也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米嘉·卡拉马佐夫怎么能不逃！但是我要谴责自己，然后终生为我的罪过祈恕！……我不是为了图快活、为找幸福而逃跑，我是真正去另一个流放地，也许跟西伯利亚不相上下！”^④

而拉斯柯尼科夫则在某种意义上与德米特里相反：“您往右边走，我往左边走^⑤”，象征着拉斯柯尼科夫离开了斯维里加洛夫式的道路而走上了索尼娅式的道路。但杀人犯拉斯柯尼科夫虽然自首，却并不真正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承担罪责，而认为自己是“由于某种盲目的命运的判决，才如此无望无声无息而又愚蠢地毁灭了^⑥”。“到美国去”的想法，在西伯利亚又重现于拉斯柯尼科夫的脑海中：

① 《罪与罚》，第 155 页。

②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895 页。

③ 《罪与罚》，第 571 页。

④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895 页。

⑤ 《罪与罚》，第 599 页。

⑥ 《罪与罚》，第 670 页。

“使他痛苦的还有一个想法：他当时为什么不自杀呢？他当时为什么站在河边，而选择了自首的道路呢？想活下去的愿望，真的这么强烈，这么难以克服吗？斯维里加洛夫尽管那么怕死，他不是把它克服了吗？”^①

陀氏笔下的“美国”与“西伯利亚”，或可视为一种二元对立：“美国”象征抛弃上帝、背叛祖国俄罗斯，走向逃避和道德堕落；西伯利亚则代表着上帝与俄罗斯精神、直面生活，为犯下的恶而赎罪。德米特里选择逃往美国，但他在内心深处却选择了西伯利亚；而拉斯柯尼科夫尽管走向西伯利亚，但却仍未彻底摆脱“到美国去”的影响：自首给他带来屈辱，他并不理解自己为何选择自首，因而也丧失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感。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对拉斯柯尼科夫来说是“一种空洞，毫无目的的焦虑，将来肯定会是一无所获、永无休止的牺牲^②”。在小说的末页之前，生活之于拉斯柯尼科夫与生活之于斯维里加洛夫同样不可忍受。

三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陀氏对于自杀的态度：“到美国去”是一种逃避和堕落，而自杀正是最根本的逃避，因而或许也是最彻底的堕落，自杀与俄罗斯，与对上帝的信仰全然不相容。陀氏对于自杀的反对是显而易见的。

陀氏为何反对自杀？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基督教认为人为上帝所造，人的生命源于上帝，人背负着待赎的原罪，因此人无权处置自己的生命。陀氏作为基督教作家显然认同这一观念。然而这种单纯的宗教信条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仅是一种被动的禁令，而无涉人的主体性，如果将陀氏对于自杀的否定完全归结于传统教条的影响，则忽视了陀氏思想的现代性和自由这一陀氏世界观的核心主题^③。

陀氏赋予自杀问题以现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其笔下自杀与虚无主义的联系，更体现在其将对于上帝的信仰和赎罪观念，真正表示为热爱大地与面对生活的勇气。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赎罪对于拉斯柯尼科夫和德米特里不再是仅存在于《圣经》和祈祷中的远离世俗、高高在上的概念，而是直接表现为直面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承担起对于自己的生活和所作所为的责任——尽管这种人生观是通过基督教思想的框架来加以阐述，但对于非基督教文明来说，这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自杀乃是对生活的逃避，而陀氏笔下的人物通过拥抱生活来拒绝自杀。拉斯柯尼科夫对杜尼娅说：“虽然我是个杀人犯，但我要一辈子做个勇敢和诚实的人。”^④

① 《罪与罚》，第 672 页。

② 《罪与罚》，第 671 页。

③ 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9 页。

④ 《罪与罚》，第 643 页。

这种勇敢和诚实，首先表现为直面生活的勇气。杜尼娅说：“可见，你还是相信生活的，谢天谢地！^①”，自杀的反面，就是相信生活并拥抱生活。

在《罪与罚》中，陀氏并未展现拉斯柯尼科夫的真正新生，但拉斯柯尼科夫走向转变的临界时刻——真正摆脱斯维里加洛夫的道路而走上索尼娅的道路，下定决心自首——正是他与斯维里加洛夫告别后，在涅瓦河畔试图自杀之时：

他无法理解，也许就在那时候，当他站在河边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感到，在他自己的心灵里，在他的信仰里，具有很深的虚假。他不懂得，这种预感可能是他一生中未来的转折、未来的复活，以及他将来对人生新的看法的先兆。^②

拉斯柯尼科夫放弃了自杀。在这一时刻决定他选择的并非是《论犯罪》中的信念与逻辑论证，而是他心灵中某种更加深层的观念，这种观念虽不可名状，难以用理性表达，但却是影响拉斯柯尼科夫行动的真正现实的因素。陀氏的这一思想与后世的存在主义哲学相一致——只有敢于凝视死亡的深渊，人才能认识到真实（Authentic）的生命，存在在死亡之中达到了其完整性^③。

拉斯柯尼科夫的“预感”为何物——从陀氏的思想来看，这是人内心深处无法克服的道德良知，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基督的效法。同样地，这种信仰亦非超越世俗，与世俗对立，而是直面生活、投身生活、热爱生活，陀氏如此描写拉斯柯尼科夫的新生之始：

“但是那天晚上，他无法长久不断地思考任何一件事情，也无法把他地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个思想上；如今他似乎也不能自觉地解决任何问题；他只能感受罢了。生活代替了推理，他的头脑中应该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④”

类似于克尔凯廓尔的“主观真理”理论^⑤，陀氏认为：生活本身应当高于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人不应执着于理论的纷乱，苦苦追寻人生的意义，而应首先遵循内心深处的直觉和道德良知，投身于生活的洪流之中。而这也是贯穿于陀氏多部小说的宗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荒唐人说“对生活的认识高于生活，对幸福规律的了解高于幸福，这种论调必须驳斥^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则认为应当“超越逻辑去爱”、“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⑦”。投身于生活之中，则终将获得救赎，类似

① 《罪与罚》，第 640 页。

② 《罪与罚》，第 672 页。

③ 海德格尔对死亡的看法与此类似，参见陈鼓应编：《存在主义》，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137-142 页。

④ 《罪与罚》，第 679 页。

⑤ 参见《存在主义》，第 81 页。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即认为关于人生观的知识不同关于具体对象的知识，其获得不依赖于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如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陆九渊“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⑥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第 585 页。

⑦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274 页。

于《圣经》所说：“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①，

浸入生命之流——这或可视为陀氏对于自杀问题和生命意义的回答^②。加缪说：“最纯真的快乐就是在这个大地上感受。一个不断意识着的灵魂前面的现在和现在的延续，这就是荒谬的人的理想状态。”^③萨特指出：“生活在没有人去生活之前是没有内容的，它的价值恰恰就是你选择的那种意义。”^④在对于基督信仰和何为意义的看法上，陀氏和后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者不同，但在对于人生的最终态度上，二者则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在陀氏看来，人不应畏惧生活，更不应通过“到美国去”来逃避生活，而应当依靠道德直觉和对善的信仰直面人生，效法基督的受难以赎清罪孽，这种赎罪并非脱离尘世，而正是体现为在现世生活中热爱生命，坚持良善，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文末阿辽沙所说：

“啊，孩子们，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害怕生活！当你做了正义的好事的时候，会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⑤

① 《路加福音》11:10；引自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准：《圣经》，2009年。

② 大多数神学家和存在主义者都认为人完全浸入生命之流是正确的，参见《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第453页。

③ 《西西弗神话》，第60页。

④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⑤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908页。

参考文献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朱海观、王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 [2].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文颖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 [4].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准：《圣经》，2009年。
- [5]. 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 [6]. 加缪：《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 [7].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 [8]. 欧文·D·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黄峥、张怡玲、沈冬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 [9]. 陈鼓应编：《存在主义》，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